

§ 8. "The only way to see the beauty of it" for the sake of the thing itself, the way of the
 appreciation.
 § 9. "What would it be?"
 § 10. "I will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because I believe it could come and see the way for
 understanding a better" ag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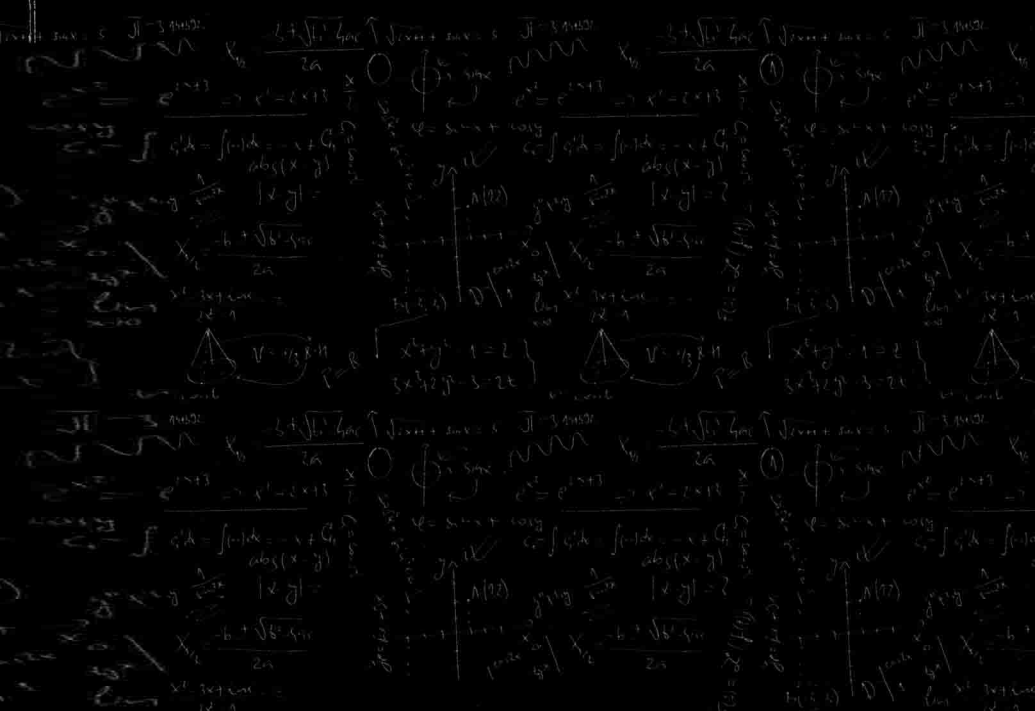
阿亲爱的 基米的 德

典藏版

I

Dear, Ashimedes

玖月晞 著



（阿亲
基爱）
米的
德

典藏版

I

Dear Archimedes

玖月晞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爱的阿基米德 / 玖月晞著 . — 上海 : 东方出版中心, 2017.3

ISBN 978-7-5473-1090-8

I. ①亲… Ⅱ. ①玖… Ⅲ.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32251号

《亲爱的阿基米德》(典藏版)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 (021)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字 数: 510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3-1090-8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电话: (021) 52069798





S.A.YAN ♥ AI ZHEN

Contents

卷一

阿基米德的童话

001

卷二

琵琶与鹦鹉螺

062

卷三

药，谎言，恶作剧

114

卷四

恶魔降临枫树街

213

卷五

严肃的真爱

280

Contents

卷六

糖果屋历险记

311

卷七

爱之幻想

414

卷八

溯爱

503

番外卷

601

[谢琛·兰斯洛特]

[言家宝宝的养成方式]

[言溯、甄爱和他们的小海豚]

[爱与旅行，永无止境]

[贝拉小公主]

后记

636

卷一 阿基米德的童话

Dear Archimedes

冬末春初，气温还很低，天空却湛蓝得像拿水洗过。前几天下过大雪，蓝天下的山林银装素裹，一片静谧，美得叫人心旷神怡。

甄爱无暇顾及。一下车，冷气扑面而来，小腿冻得发麻。她下意识裹紧呢子大衣，快步走向面前的古堡。

天地间只有漫天呼啸的风。对面那欧式的城堡在白雪的衬托下，干净又典雅，像童话故事里王子和公主住的地方。可城堡的窗子太多，乍一看像人的眼睛，黑洞洞的，直勾勾盯着雪地中央的甄爱。

什么人会住在这种诡异的地方？

甄爱撇去心头的异样，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白底黑字，没有任何装饰或色彩，手写着古典的斯宾塞体英文。

S. A. Yan

The Man of Letters

他叫言溯。

卡片反射着白雪刺眼的光，折进她漆黑的眼眸里。

从欧文那里拿到名片时，她有些意外。解密专家、逻辑学家、行为分析专家、FBI 和 CIA 的特别顾问，外加一堆数不清的头衔，落到名片上只有这一个简洁的描述：The Man of Letters。学者？解密者？

看似低调，实则骄傲。

甄爱走上厚重的石头台阶，摁了门铃。开门的是皮肤暗黄的女佣，操着一口语音纯正的东南亚英语说：“请等一下，我去转告先生。您请自便，但最好不要。”

甄爱点头道谢，却暗想最后一句话怎么听都像是这家主人的语气。

果不其然，她一扭头，看见玄关右侧墙壁上的白底黑字，和那张名片上一样的字体——

You may suit yourself, but do not!

请自便，但最好不要！

真是个傲慢的家伙。

屋内暖气很足，她无视门口的衣帽架，解开扣子，松了松围巾，却不脱下一件衣物。

古堡内温暖又干净，装饰是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窗子很多，天光明亮却不刺眼，柔柔地映在历经沧桑的名画上，一室岁月的味道。

十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主人的身影。她沿着大厅石阶上去，走了几步，瞥见走廊尽头有彩色的光。

出口是另一番天地，五彩缤纷的光如瀑布一般从高高的天空流泻下来，一切都

笼在一层淡淡的彩色光幕里。

面前是宽敞的圆厅，四周从底层到几十米高的屋顶全是木制的书架，一整圈从上到下摆满数以万计的书。高低不同，颜色各异，像一颗颗彩色的糖果，安安静静等人来品尝。

书架两边有两道旋转楼梯，自下往上每隔两米便有一圈圆形走廊，方便取书。

抬头仰望，头顶是大圆形的彩绘玻璃窗，洁白的天光从中穿过，变成一道道五颜六色的光之瀑布。

她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私人图书馆，古老的书香仿佛蕴含着时间洗涤的力量。

她深深吸了口气，这才看向图书室中间的一架白色三角钢琴。在这种地方放钢琴，这主人的兴趣还真奇……脚步陡然一滞，她看见了钢琴架后面坐着的年轻人。

二十五岁左右的年纪，眼眸深邃，肤色白皙，五官精致夺目，仿佛上帝亲手雕刻。西方人一样轮廓深刻的脸，像古典油画里走来的英伦贵族。尤其那双浅茶色的眼眸，澄澈明净，像秋天高远的天空。

只是一眼，就让甄爱的心“怦”了一下。

他见来了人，表情淡漠，不闻不问，只一双疏淡的眼睛盯着甄爱，乌黑的睫毛一垂，把她打量个遍，平平静静地收回了目光。

那一眼实在太微妙，甄爱总觉得他是在判断什么，可转念一想或许是自己多心。绕过钢琴才发现他并非坐在钢琴凳上，而是轮椅里。

他个子很高，穿着浅色的毛衣长裤，折在轮椅里，却很安逸的样子，正在五线谱上画蝌蚪。谱曲？甄爱不免惋惜，这么好看的年轻人竟是……残疾？

他或许正有灵感，自顾自地埋头写着，似乎忘了甄爱的存在。写到某处，他想到什么，伸手去够钢琴架那边的书。

甄爱见他动作困难，下意识要推他的轮椅，手刚伸出去又想起这种“好意”很不礼貌，结果手悬在半空中，有些尴尬。

他看着她收回去的手，默了半晌抬眸看她，浅色的眼眸淡漠却掩不住凌厉，带着有所探究的意味。

甄爱被他看得奇怪，先开口：“你好，我找言溯先生。”

“我就是。”

甄爱愣住。来之前听过一些关于言溯的传闻：性格孤僻，没有朋友，常年住在深山的神秘古堡里。她自然就想象出一个身形佝偻、面容嶙峋的驼背老头，拎盏老旧的煤油灯，从阴森古堡的漆黑长廊里走过，黑窗子便闪过一串鬼火。

她知道和“严肃”同音的言溯是华裔，理所当然以为他是个年纪很大的人，看到这年轻人还以为是言溯的儿子呢。谁能料到那么传奇的人会如此年轻！

“把后面书架上那本白色的书拿过来给我。”他的嗓音低沉又清润，像某种乐器，“正对着你，从下往上数第十三排，从右往左数第五本。”

甄爱过去把书拿来，他接过书，不动声色地吸一口气，目光落在她白里透红的手上，不冷不热地问了句：“没戴手套？”

这突兀的问题让甄爱愣了一下：“没有。”低头一看，手上的皮肤因为频繁在骤冷骤热间切换，红一点白一点的。

轮椅上的男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手帕，十分仔细地把书皮上刚才甄爱碰过的地方擦拭了一遍。

甄爱：“……”

他抬眸，见她看着，安之若素地解释：“人的手会分泌油脂，因人体质不同可能是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通常来说微弱偏酸性。书本身有一层保护膜，可被人碰过不擦拭干净，这种油脂就会破坏……”他看见女孩因诧异而明显睁大的眼睛，于是说到一半就闭了嘴，沉默半晌，“当我没说。”

甄爱失笑。

言溯清俊的脸白了一度：“怎么？”

“没事。”

甄爱收了笑意，想起来时欧文的提醒——“不要主动和他握手，因为他会跟你说人的手上有百万种细菌，包括几十万种球菌杆菌螺旋菌，除了细菌还有真菌甚至病毒。而研究表明女人手上细菌的种类和数量比男人还多。所以国际礼仪把男女之间的握手主动权放在女人那边是不公平的。为了尊重对方，人应该避免身体接触，尤其是手。”

甄爱把大信封递给他：“是欧文让我来的，他说你可以帮我。麻烦你了。”

言溯接过，手指微微摩挲，很有质感，拆开信封取出一张卡片，上面十几行密密麻麻的数字方阵“98. 23. 15. 85. 85. 74. 66. 93……”

“这信封是你的，还是和这张卡片一起的？”

“是我的。卡片没有包装，直接被人塞进门缝。”甄爱见他若有所思，多说了一句，“我也奇怪，送卡片竟然不带信封。”

“纸张的材料能透露很多信息。卡片是很普通的薄磅单光纸。”他微微眯眼，扬起信封，“但这种手工夹宣纸，只有中国城一家作坊里拿得到。”

“一个信封就看出这么多？”甄爱诧异地扬眉。

这个反应落在言溯眼里有一丝疏淡。她惊讶得略微刻意，就是说，她的表情撒了谎。

他收回目光，把信封和卡片放在钢琴盖上，不说话了。

甄爱又把另外几张纸递给他：“欧文说你帮不了解的人解决问题，这是我的简历。”

言溯接过来快速翻了一下，放在钢琴上，还是不说话。

甄爱觉得他一下话多一下话少的状态很古怪，刚要问什么，女佣走进来，对言溯说：“欧文先生来了。”

欧文进来，便笑容和煦地看向甄爱：“Ai，谈得怎么样？”

出乎意料，言溯打断了话：“我有话和你说。”根本没看甄爱的意思。

欧文愣了愣，稍显歉意地冲甄爱笑笑，神色尴尬。

甄爱并不介意，说声“打扰了”就先离开。

欧文等甄爱走了，才到言溯身边，一脚踢向他的轮椅：“你这种遇到棘手的事就从轮椅里找安慰的癖好能不能改改？”

言溯两指夹起那张卡片，道：“你的这个朋友不是委托人，这不是她收到的。”

欧文顿住，他清楚言溯的性格，他只接部分委托人亲自上门委托的案子。

“你是不是搞错了？万一……”

“那么紧张干什么，我又没说拒接。”

欧文张大嘴巴，比之前更惊讶。言溯这人很古板，做事只按自己的规矩来，既然他认为甄爱不是委托人，且骗了他，那他怎么反而答应？

“为什么？”

言溯打开钢琴盖，修长白皙的手指划出一串轻灵的曲调，他慢条斯理地道：“因为她接受了证人保护计划，是你负责保护的证人。”

欧文被他看穿，惊得背脊一跳，哪还有心思看他玩琴？他把他的手扒开，将钢琴盖“啪”地盖上，盯着他：“她不是……”

他本想否认，可很快意识到谎言逃不过这家伙的眼睛。

言溯重新抬起琴盖，淡然自若地弹琴，嗓音隽秀低沉，和着琴音有种说不出的悠扬：“她右手受过伤，被囚禁虐待过。警惕性很强，会用手枪。父母中应该有一个或者都是某个领域金字塔顶端的专家，死了。她接受过专业的自我保护或防御培训，懂得基本的密码学。和简历上说的新闻专业不同，她真正的专业应该是生物类，偏向细胞研究或制药。专业程度或许可与她父母媲美。”

“你和她待了多久？十分钟，五分钟？”欧文瞠目结舌，“怎么看出来的？”

“很明显。”言溯淡定地看他，五彩的天光落在他浅茶色的眼眸里，光华淡淡，涤净尘埃。

哪里明显……欧文张了张口，他真是嘴贱才问他。

虽然已经无数次见识过别人云里雾里而他一眼看穿事实时的欠扁调调，无数次在他说“很明显”时恨不得摇着他的脖子把他掐死，但也和无数次一样，欧文很想知道言溯是怎么看出来的。

他倚在钢琴旁，做了个请的手势。

言溯将轮椅往后一滑，彩绘玻璃窗的光在他浅色的眼眸里映出一抹淡淡的蓝色。

“你给我的介绍和简历上一样。Sorrel Fraser 大学，新闻与大众传媒研究生。但实际情况是——这么冷的天不戴手套，可能因为会降低手指敏感度，从而在出现突发状况时措手不及。屋内温度很高，她出汗了却不脱大衣和围巾，她没安全感，随时准备走。裤脚宽松没有褶皱，外面很冷雪很厚，她却不穿靴子，裤脚藏着东西，看轮廓是把枪。学生会带枪？不会。如果是重点保护对象就另当别论。从城中心到这里一个多小时，她的大衣上没有安全带压出来的褶皱。你不系安全带，是因为特工出勤要保持最快的反应速度，而系安全带费时间，有时还会卡住。她不系是跟你们学的，担心突发状况。她有轻度的被害妄想症，是证人换身份初期最普遍的反应。

“她进来时扫了一遍书架上的书，看到新闻书籍时，跟看其他书籍一样没有停留，她不感兴趣。可看到细胞生物药理那块区域，目光停留五秒以上，右手无意识在信封上敲打。她不仅在看，还在记书名，这是对自己专业知识的习惯性摄入和补充。

“她站立时，右手放在左手上，不是左撇子。但递东西给我以及后来拿书都用左手，是想遮蔽右手腕上的电击钳疤痕。”

欧文瞠目结舌，言溯推断得太多了，他在接手甄爱时，拿到的资料都没这么全面。当时，他仅仅知道她是被某暗黑组织追杀的高层人物，小小年纪却掌握着最核心的机密科研技术。也正是由于她有如此高端的利用价值，CIA 才肯保护，或者说，掌握和利用她。

言溯流利地继续道：“另外，她的手有医用蜂蜡油和滑石粉的味道。蜂蜡油是经常对手进行消毒，需要保护皮肤防脱水的人用的，滑石粉是戴橡胶手套进行灵活工作的人要用的。她是外科医生？不是。医生要十二年的专业学习，她最多二十二岁。结合之前的想法，她是实验室研究细胞生物制药的。而你很关心她，这足以说明问题。”

他挑出简历第一页，对着光倾斜，白纸上浮起一层透明的印迹，“打印前，她曾在这张纸的前一张上写过东西，学大众传媒的学生记电话会用摩斯密码？至于她父母，是我看了你的表情，确定她是证人保护对象后才想到的。她还在做相关的实验说明她在这个领域掌握了核心知识技术。但在生物研究和药理学领域，没有天才之说，关键是经验和积累。她这么年轻，只有可能是父母传承。另外还有最重要的

一点，”言溯怀疑又探究地盯着欧文，“你身边突然出现一个我不认识的女生，不是你的女朋友，你却非常关心她的安全，还让我给她解什么幼稚的密码。大材小用。”

他不屑地哼一声，总结道：“最可能的情形是父母叛离某个组织，被人杀害，死前把所有的机密交给女儿，女儿以此换取证人保护。”

空旷的图书室里一片沉寂，欧文惊讶的脸上写着四个字——“叹为观止”。

“当然还有其他可能。”言溯奇怪地笑了笑，乌黑的眉眼盯着他，“比如她在卖蜂蜡油的店里打零工，业余兴趣广泛，喜欢买男性饰品，喜欢研究密码，喜欢生物药理，个性叛逆，不系安全带，装着假枪吓人。同时具有很强的迫害妄想症……矛盾了？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可能性大的那个。”他不经意间就露出自负，“你的表情告诉了我答案。谢谢！”

欧文脸都黑了。

他还不咸不淡地加了句：“所以说，表情丰富，弊大于利。”

欧文气结，对着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难道还要摆扑克脸？

言溯起身，把那本白色的书放回书架内。

欧文低头拿手指戳着钢琴键，音符毫不成调：“很厉害，不过，有一点你说错了。”

言溯回身看他。

“她并不是初期证人，已经五年了。前几任保护她的特工都殉职了。”

言溯静静看他半晌，声音低沉：“欧文。”

“嗯？”

“给你一句忠告。”

欧文竖着耳朵听。

“当心别死了。”

“……”

言溯说完，收拾钢琴架上的纸张，欧文看着甄爱送过来的卡片，问：“你不准备看看？”

言溯漫不经心的，没有太大的兴趣。

欧文凑过来拿甄爱的简历。高中及以前在欧洲，大学及以后在美国，单调平实。他把纸张微微倾斜，顺着光，果然看到纸上有痕迹。虽然符号有变体，但毫无疑问是摩斯密码。

```
****-** * **-* **-*****-*** * ..-*****-* ..--* **..***..-*****-
*---- ***** ..-----*****-**-----***** ..-----*****-***** ..*****-
*-----*****-**----- ..*-*-*****-
```

“电话便条，挺清楚的。”欧文不自觉地念出来，“Delf Ben Agust，号码

150-250-0441-2！中国的手机号？”

言溯一顿，目光飘向他手中的纸，一串串符号在他脑子里飞快运转，他皱了眉：“这不是人名和电话，是死亡威胁。”

欧文脸色微白，道：“有些证人不尊重生命会故意杀人，但 Ai 不会。”

“她写字用左手还是右手？”

“右手。”

“她右手受过伤，力气不够，而且她个性警惕，怎么会留下这么深的印迹？”他似气似笑，有些恼，“不是她写的。”言溯抬眸看欧文，“她有一个懂摩斯密码的室友，你们没调查过她身边的人？”

欧文赶紧给甄爱打电话，没人接转语音信箱，他立刻动身往外走。

“你现在应该祈祷，这个威胁不是发给她的。”言溯语气淡淡的，眼看欧文要松气，又加了句，“可能性不大。”

“.....”

甄爱电话静音了，进学校图书馆掏卡时才发现十几个未接来电。

回电话给欧文，对方松了一大口气，问了一堆问题后，说他和言溯马上过来。挂电话时还听欧文很紧张地对谁嘀咕，说人没事，取消定位追踪。

电话那头一个淡漠的声音给欧文回应：“要死早死了。”

甄爱折回学生公寓等人。

时近傍晚，校园里到处是开车回家或约会的同学，雪地上一片彩色人影。

甄爱立在矮矮胖胖的小雪人旁，没一会儿就看见言溯从白茫茫的冬天走来。

第一反应是惊讶。他没坐轮椅，腿好好的，还很笔直修长。

他坐进轮椅时就个头不小，现在看来更显高显瘦，黑色的长风衣，灰色的围巾，身形挺拔颀长，低调又令人过目不忘，像英国电影里的贵族绅士。

甄爱等他走近，冲他礼貌一笑，呼出的气在冰冷的空气里凝成一阵白色的水雾，很快被风吹走。

言溯显然对她的笑容没做准备，不怎么生动的表情更显僵硬，像被冷风冻住，浅茶色的眸子幽静得像教堂里染着阳光的玻璃。

甄爱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长时间的等候冷得她直跺脚，笑容也在发颤。他们不熟，相对格外尴尬。甄爱见他一脸淡定，只好自己没话找话：“欧文开车带你来的？”

这毫无疑问是句废话，和“天气好坏”与“吃饭没有”一样无意义，却是寒暄的好方式。

但言溯显然不认同这句话的价值。

他无声看她，浅色的眼眸在白雪映照下颜色更浅，略带嘲讽：“一只大鸟把我叼过来的。”原话是“I hitchhiked a giant bird.”分不清是典型的美国式冷幽默，还是对无聊问题的反讽。

甄爱认为更接近后者，他有人际交往障碍吧？

甄爱接话困难，好半天才岔开话题：“欧文停车去了？在这儿等他？”

“进去。”他迈开长腿，脸上带着不愿聊天的冷漠，“寒冷会弱化人的心理防线。这或许能解释你为什么突然话这么多，像鸟一样叽叽喳喳。”

甄爱望天，谈话彻底失败。这人思维太跳跃，她绞尽脑汁也不知怎么接这话。才进大楼，他毫无预兆地脚步一停，甄爱差点儿撞到他背上。

言溯扭头看她，眼眸干净得像外面的雪地：“欧文说你看到我名片时，说我是个看似低调实则内心十分高傲的人？”

甄爱没来得及退后，离他很近，仰头看他俊逸平静的容颜，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但尽管尴尬，她还是承认：“是。”

“高傲，”他缓慢地念了一遍，“尽管我本身很喜欢这个词，但你应该是不认同的。”

甄爱坦然：“不算不认同，只是觉得谦虚总是好的。”

他背脊挺直地上楼梯，目光直视前方：“我不同意有些人把谦虚列为美德。对逻辑学家来说，一切事物应当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对自己评价过低和夸大自己的才能一样，都是违背真理的。”

甄爱一怔，条件反射道：“《希腊译员》。”

“福尔摩斯迷？”他极轻地挑眉，清澈的眼中闪过难以捉摸的意味，可下一秒说出的话依旧欠扁，“明显白看了。”

甄爱不怒不恼，也无所谓：“欧文说过会儿带我去吃生日晚餐。你也去吗？”

他淡淡地回答：“神奇的解密之旅变成温馨的生日晚餐。温馨这个词太适合我了，perfect！”

甄爱失笑，没见过能把反话说到这种程度的人，别扭得像个小屁孩。

言溯察觉到她在笑，神色清凛下来，脑袋里蹦出一串分析。

她的笑不合理。逻辑上说不通，行为分析的角度也看不出任何隐含意义。明明不好笑，她为什么要笑？不合逻辑的东西让他觉得不惬意。他微微蹙眉。

甄爱转过走廊：“我当你这句话是生日快乐。”

他默了半晌，规矩地回答：“生日快乐。”

走到门口开锁，她回头望他，“欧文说你看出死亡威胁，能解释一下吗？我很高兴……”